



江南野史目錄

第一卷

先主

第二卷

嗣主

第三卷

後主

宜春王

第四卷

宋齊丘

第五卷

孫恩

劉仁瞻

陳鴻

鍾嶸



朱元

第六卷

尹琳

彭玕

陳旣

沈彬

彭昌

第七卷

陳省躬

周彬

孫魴

鄧洵美

李家明

第八卷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為

第九卷

汪台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第十卷

盧絳

朱令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江南野史卷一

先主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王
恪之後祖志授署為徐州判官卒于任所父榮有器
度不事產業每交結豪傑人夫為事屬時雖亂



南榮乃成
星之

宕然橫流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道
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
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
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為喻韶感其言于
遂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岬郡邑至濠梁間
千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為所敗行密聞之
帥師攻之數敗乃為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
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
以為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
方穎豐順隆上短下乃携歸為己子先主雖少
而天性穎

怡風敦子道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穎侍膳過若成

人及過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之而頗鍾愛
撫養無異逮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
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菜地夏秋所入及
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然能
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給足之數無不知其多少
時伏臘薦祀特脂醢饌肴蒸賓客從吏之費
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嬖媿寒燠衣御統新舊高下
之等皆取其給家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
騎田

至唯習書計暇則隸射所志必精遠

徐姓名知誥既長溫為娶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溫嘗卧疾唯先主躬侍左右至于羹粥皆親執器動至連月踰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嘗不解帶或夜間啓效乃率婦往者數回溫于幃間聞人至則問曰汝為誰對曰知誥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知誥之婦溫見其篤于孝養而復能幹家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乃曰吁汝雖異族吾無親疎先主聞之愈謹未幾溫起先主婦卒溫知其篤孝為之感歎久之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教倍汝可婦之奉汝箕帚遂生嗣在

及諸王後溫凡出征討而疑其帳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因能騎射起家為偏將會宣州叛亂時溫已秉軍政遂命大將柴再用討之以先主監軍事既至乃帥部下先擊之賊平先主功居最遷昇州刺史時諸郡皆以兵甲為務而先主專尚文儒延納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人宋齊丘一見與語終日館于門下諮訪政治齊丘遂說宜頒布六條以率群吏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征輕賦禁止非儀在位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禮律修舉在位公廩城郭濟固軍器充積兵士輯睦人樂為用

父溫間其完葺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來自領
之遂移先主刺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為大將朱瑾
所殺初知訓秉政朝廷譽之為昌華相公因是輕肆
驕傲辟命鄉將鎮戍藩翰多所不道瑾頗銜之瑾為
人悍毅勇敢決烈獨任唐末屬朱梁篡逆瑾為郡守
拒命不從梁師屢征不克會其兄珙以別郡先降梁
祖親討瑾乃遣珙于城下諭令歸順瑾大怒乃偽開
壁請與兄語遂飛刃刺殺珙梁祖悅歎攻圍愈急遂
止歸淮南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為朱愍哥瑾既殺知
訓乃持其首詣吳主曰也有人在非孤敢聞知善
自為請瑾乃大呼于市朝因欲作亂時無附之者遂
自劉先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吳主遂委
政先主遷左僕射參政握兵權軍國之事莫不己出
越人寇毘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戰于無錫越人奔
潰鄰境之內唯錢氏為仇因是與之和好兵甲遂弭
乃傾意折前奉上接下禮待將校推其慈惠致之腹
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夙將元寮素所跋扈者無
不樂從互與歡飲士民富實桴鼓不聞朝廷類綱以
禮振舉上下既入遠近樂推呼之為政事僕射大江
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治府署之

立尊號之曰延賓命宋齊丘為記以待多士于是四方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休沐之暇親与之宴飲詰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央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風德皆止身歸順乃使人于淮上以厚幣資之既至廩以爵祿故北土士人向風而至者造教十人羽翼大成裨佐弥衆或人讒先主于義父温曰軍國大政請以嫡嗣承之不得假于他人先主聞之乃表乞罷政務而宋齊立諫之請緩其事造教日會温發疾卒遂止其議時義弟知詢代嗣父鎮江陵遙總朝綱每与先

主爭對因使說之入朝遂與命留而不遣罷其政權由是先主始獲專任朝野歸附位望日隆遷侍

中中書令守太尉都諸軍事遂襲温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環叅政進封先主為齊王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立徐玠為左右丞相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徙居丹陽宮改吳年號為昇元元年尊義父温為武皇帝義弟知證等請歸姓先主犹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堅請于是復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追尊四世祖恪為孝靜王奉考崇為義祖封徐氏二子復為王諸孫男女各為郡縣主百官遷位有差乃祀郊園立禮畢群臣皆賀復上尊

號過而不行郡邑報符瑞者數十亦止而不書以丞
相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將行請使通好契丹遂以
宮女繒綵珠璣遺泛海而行明年蕃使亦至于于是交
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稔兵食盈積
而梁宋屢亂群臣咸言土運中興宜復先代疆宇之
請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群議請其
弊諸將奮勇者頗庶先主不納遣使唁之厚饋幣粟
以賜其乏殆將假而率之以入中土未幾會先主疾
篤使召宋齊丘受顧命託以後事長子吳王璟嗣位
即日殂于正復時昇元七年五月十六日諡曰孝高廟
號烈祖先主身長七尺姿貌瑰特目瞬如雷諱高廟
重望之懾人與語可愛少遭逆難長罹兵革民間疾
苦無細不知初建康有處士汪台符上書陳九患利
害之說皆親閱覽窮究臧否不耻下問稟而行之自
登位之後遣官大定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獲允當
人絕怨咨輸賦不稽然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園丘
之祭天奏月延三刻是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殺升壇
之際皎然如日禮畢而落時饒州餘干民母因抱携
其孫失手墜地其子怒拔刃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
下忽插于地先主遂命作潤刃鏹之又吉州豪民龍

氏鬻穀不售上神崗禱廟求旱為霖暴所殺迨末年
愆敦慈恕山林藪澤禁止以時恩澤渙汗及被吾民
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草野
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
已而為之將終乃謂嗣主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緡帛
七百餘萬吾死之後善和好鄰境以安社稷不可襲
燭皇之跡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為孝
子百姓謂汝為賢君矣殂落之日四方黔首歎息涕
泣而輟其食初有禪之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
驚遽旦召問將祈之云夜來曷得月時灑清光仰處
曰徐東海出潮入天衢此外一輪灑清光仰處
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又天祐中諸郡童謠云東
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徐氏之望鯉姓也天時人事其
符有如此也

螺川龍宸撰

嗣主

嗣主名璟字百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郎遷諸
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
部尚書參政事明年亦赴達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
外諸軍事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
王尋嗣位乃改元為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
氏為皇后以太保宋齊丘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
幾告將禪位于東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徽

樞諫不聽封長子冀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
賢作亂皆絳其衣時謂之赤軍子襲取南康衆至十
餘萬虔守輕之帥兵屢擊皆失利奄至空山去城十
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衆遇賢惧棄衆而
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
王景遂參決唯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入白事餘非
召對不見宰相宋齊立上疏樞諫不聽其略云臣事
先朝迨三十年每論議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
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懇今始即位而不
與群臣明見是陛下偏聽獨任自聖特賢而已不能
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以聽一人不能
獨明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迹群情世態不必親見
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踈越異方之人未嘗隔
絕也今深居邃處而欲聞民間疾癘艱苦猶惡陰而
入于墜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
可待以旦乎于是黜齊立為潤州節度使既行朝廷
有位者咸竊排毀言與親信陳覺等樹朋黨自此始
矣齊立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為九華先生議征建
州王延政與福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改正朔更
相為亂嗣主使諭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查

文徽素知閩建山路險易遂以邊錫与文徽帥師討之復遣祖全恩將兵至建陽建州兵亦隔水而陣因以建州降將孟堅引師自後攻之建人大敗退保其城時福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留後遣使納款降副主使以義為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失援遂平建州執延政以歸封鄱陽王鎮饒州自是汀泉漳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裨將陳誨為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丘与之俱還崇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乃詔建州防戍討之以命信州瀨海使王遵討嗣繼之

登岼而不能禦敵越人乃出李義家族將棄其城會

王建封先楊言曰吾軍敗矣燒營而遁諸軍相顧而

潰嗣主歸罪延魯使鎖至建康遂流于舒州是時虜

主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語通于中

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為從

事昔後唐清泰主失御晉高祖以太原叛与契丹通

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因虜兵入洛陽登

極劄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于虜

主守職為郎焉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蕃不治

漢漢不治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
如對曰詔則呼漢兒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
蕃地不產穀故無徵賦然臣事單于迨方數歲亦未
嘗覩勇廷之事或傳徵兵適傳箭為號每一部落傳
箭一獲何以限多日以皮為約何謂皮約曰築隘巷
以一皮藉之兵騎過而踐焉以糜壞為度徵多則以
駱駝次以羊以兔為准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為對
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既遣入蕃虜主欲與君繼先君
之好將册君為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
系詞均梁末且修若契册不忘先好惠賜行收孤虜
賊多其世不修契册之屬蕃使備邊之邊行收孤虜
無主寇盜縱橫嗣主乃嘆曰孤不能因其危運命將
興師抗衡中國恢復高天之士宇而乃勞師于海隅
孤實先代之罪人也至于悔恨百端不能自弭時秦
州刺史皇甫暉王虔及沿淮群盜皆來降至明年命
兵部尚書賈談入契丹報聘以太傅宋齊立為洪州
節度使漢河中節度使守司徒李守貞為漢師所圍
遣從事朱元李平來乞師初晉少主世虜耶律德光
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帥衆禦之至中渡橋為
虜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既入梁園明年歸蕃漢高祖

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城降至隱帝
即位恐重威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黨疑不自
安遂據城不順隱帝命周太祖征之攻其城且急守
貞惧乃竊元等至表畧曰臣之先世乃唐之遠裔祖
俟稱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勳著于簡策昔日巢寇犯
闕僖昭失御宗社版蕩為人所為有臣雖生于梁末幼
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事晉征
討攻伐粗立戰功為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頗著勞績
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歿戎虜晉陽覆
誅天下黃龍守無臣不勝忠痛心疾者歎
愚忠誅鉅地承恢復先業庶安守內功未殫者歎
俄臨衆寡不敵遂罹圍迫臣雖躬當矢石以帥群下
悉力固守冀殄犬羊殞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備不
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
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巨唐
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忝宗盟敢罄誠款苟君王察
臣忠勇矜顧本枝救患恤鄰遏強附順爰遣偏將出
為東援則君有五霸之風不讓于桓文之主苟獲全
濟實君之惠云云嗣主覽表遂遣潤州節度使李金
全為西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並進至淮甸聞河中

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酣燕于樓上使下舉火
自焚于是班師而元等留江南誅節度王建封初招
討使王崇文圍福州命建封分兵攻守其東城門垂
陷因嗣主失機先詔崇文為福州節度使建封聞之
心不平遂受李義厚賂先燒營而遁國家以前功隱
忍未即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封不識大体求館中
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亂常儲于台輔
汝無恙聞自是人號之為王惹鬧日恣跋扈累表邀
求發言不與嗣主怒發前後罪犯殺之鼎州節度使

馬帝夢使奉來乞師帝夢乃楚武穆莊毅廟祔祿

兄齊傳國兄希範遵命越次立同母莊毅廟祔祿
授桂林節度使自鎮來奔喪未至希廣懼將害已使
以舟師自上流迎衛送至鼎州既而構隙欲誅希萼
故來乞師為援其表略曰昔先主早以勲業基有楚
國不幸即世顧命之夕顯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奉
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永命奄棄社稷訃告
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顛睫即時奔走哀庭奠
處苦凶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殄禍孽暨構隙間
離我戚屬汨亂先序潛阻兵戈將謀勤絕苟不更圖
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殫布腹心惟君存先王

之昔好軫大國之武威許出兵援以附不腆庶俾盜
黨免弄凶器云云嗣主乃遣將何洙應之會希廣攻
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溪蠻攻殺希廣遂遣右
僕射孫忌持節立希萼為楚王既立荒淫驕恣不恤
國政其將徐威等作亂乃因希萼立其弟希崇嗣主
聞之遣邊錡討之希崇出降遂入長沙迎希萼希崇
歸以為王初南王劉氏之子嗣立聞馬氏兄弟敗亂
徙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侵至桂陽監嗣主遣大將
張繼至柳連間復歸裨將楊勝侯忠帥表吉二郡鄉
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臨賀與廣人戰于城下廣
人敗績城守使璲上流以諒我忠等見水淺乘勝被
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
失利退遇決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餘衆宵遁亦
未至桂林聞忠等敗于是亦班師秋分洪州高安縣
為筠州以右僕射孫忌為相鼎州劉言叛襲長沙邊
錡棄城走錡為人柔懦酷釋氏凡出征伐無威武
嚴號令苟幸克捷多以生濟為利初平建州時人呼
為邊羅漢至是政出群小弱而無斷唯事柔門廣設
雜施楚人罷苦謂之邊和尚乃無守禦脫身夜遁遂
流之于饒州是歲周太祖登極明年建康災焚廬舍

營署踰月乃止保大十一年境內大旱自六月不雨
至明年三月民大饑疫死大半下令郡縣煮粥賑之
飢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積屍臭不堪行是歲
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奉表乞師求援彥超乃漢高
祖同母異父弟驕狠無謀漢祖既登極遂授以兗迨
周太祖自鄴入京師彥超召帥部下輔隱帝拒戰尋
敗因收集餘騎歸兗据城不順周太祖將親征之惧
而求援嗣主遣兵數千至淮大為周師所敗俘其將
校遂誅彥超常以金帛募海上客得五百餘輩皆魁
岸力勇敢以周師圍城說彥超曰勝則安能于危
臨請開門為公以熱血相撥一場決勝則安能于危
窘之地生守誅戮彥超不能從周祖聞而義之城陷
命開圍東角縱之客結圍陣而出周祖使戒之曰朕
既赦汝所過城邑無害民人對曰臣皆海曲之民少
負節義偶為彥超所誤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
既釋臣等願歸漁農以奉聖朝敢有他志再取亡歿
言訖皆山呼而去太祖既平彥超乃釋所俘江南將
校而諭之曰卿歸語汝主朕征有罪乃為君之道何
煩遠援以附不庭朕方和結鄰好休邊境是所願也
卿可言之嗣主聞而悔恨忘食先是漢末遣使往湘

潭市茶會邊錫平馬氏例停于江南嗣主因而引對
慰勞遂以上茗万斤俸人舡遣之自夏口轉令入江
陵而還是歲周世宗嗣位明年夏授天威軍都虞候
劉仁贍為壽州節度使冬周師入淮旬命押衙統軍
劉彥貞帥師向壽春以禦之遣江南節度使皇甫暉
將兵為援時師棄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彥貞議追
之仁贍以為師謀恐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其隙
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唯貪恠聚斂為務莫知兵法
不經戰聞多喜虛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
敵吾主則先遁之不追何待師期等持勇
寡謀貪功輕敵不顧兵騎夜發晨食至正陽爭據其
橋數戰不利為周師所敗諸將皆沒凡喪師徒僅以
七萬時江淮寧久民不知兵大軍既敗莫不惶怖諸
郡無備皆弃城而北于是遣宰臣孫忌及鍾護李德
明相次奉表請稱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復命議畫
割淮南之地為好德明既還盛稱世宗英德明因
請割地為便陳覺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地無益且
言德明背國圖利然德明素無行義言多過謬舉朝
不信德明知說不見用乃大呼于衆曰周師渡江國
必亡矣嗣主怒乃斬德明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

向壽春為援先是讓王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國苑使尹延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絕既而嗣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与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江北諸郡與屯田執事者虐用民力人多怒之及周師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視之如草芥民乃不愜相與起義治農器為兵編紙為甲胄處保聚眾謂之白甲子周師討之每為所禦劉仁瞻厲

志經守遂黎城南大寨守新敗元復舒州李平克節餽皆決以死誓時諸路進攻宋元復舒州李平克節

州唐進克泰州周師在諸郡者皆退合壽春元帥景達與陳覺屯濠州聚兵五萬無決戰之計築甬道欲通壽春張全約與周饒不和仁瞻乃斬全約而周饒病死仁瞻亦發病時朱元陳覺有隙將戰遂与部下叛裨將時廷厚止之元殺之而行于是諸軍大潰邊鎬等為之擒景達陳覺奔還刘仁瞻疾篤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唯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周師圍之矢石如雨民雖死困守益堅迨一年食盡方陷彥卿夙將之後善撫師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与軍十

萬戰而沒無一生還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
劉承遇諭以通和嗣主遂遣宰臣馮延巳陳覺奉表
至州獻舒廬滁和蘄黃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號正
朔從顯德以營也應援使林仁肇為潤州節度使贈
劉仁瞻太師追封衛王贈孫忌太傅追封魯國公贈
張彥卿侍中放太傅宋齊丘于池州九華日隱初朱
元之叛舉國震懾時陳覺李徽吉每白嗣主言國祚
將亡宋公本造罔手非此公不可請舉國授之國事
委行之後以聞陛下深居後苑與覺時從容奉談釋
老而已嗣主仍命書舍人陳喬具語將行喬曰
諫其議遂止陳覺自奉使回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
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鍾
謨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使覆實其事乃遣謨告
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之過也世宗曰必使
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為天下之主肯殺忠臣乎謨既
反命嗣主乃下命盡發其前後罪惡遣使監守宋齊
丘因自縊而死貶陳覺李徽吉皆殺之初既使孫忌
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議割淮南以和而
不聽德明見殺復使景達出世宗聞之怒江南背約
遂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無甲兵尚

三十萬餘未易可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
而師旅太多何見歎與忌曰精甲利兵雖即十餘萬
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風濤激勇險過湯池所謂天
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智謀宏遠机變
如神指授師徒坐制之勇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
敵十萬世宗聞而惡之乃載忌使諭劉仁瞻趣降忌
乃反其辭會左右譖忌于世宗云昔說朱守殷以汴
州叛尋殺忌後使鍾謨還命曰朕与江南大義雖定
然宋齊丘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丘之死亦由是焉

詩書字類見斗牛之義遷都以避之則建康與敵
隔境江又在下流敵必難至則豐城自固苟令外

守節能救其難乃為劉裕陳霸先耳今吾移都豫章
据其上流而制其根本此上策也群議未決唯樞密

唐錫贊成其議乃使修葺洪州為定都之計封次子

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貶礼部侍郎鍾謨尋殺之貶天

威軍都虞侯張縉于宣州殺之与鍾謨謀逆故也改

豫章郡為南都是歲太祖登極建隆二年春嗣主如

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所過郡邑慰勞守宰

存問高年疾苦次于廬山與從臣游于山中寺觀徧

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三月至南都洪州乃藩

鎮之地及為王都則湫隘尤劇官府營署十不容其
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卑隸皆旦夕思歸嗣主恐生
憂憂忽煩悻因此怒唐錫阿旨欲致極法錫懼縊死
嗣主方議東還未幾而疾作六月殂于洪州年四十
六歸葬建康嗣主音容閑雅眉目若畫趣尚清潔好
學而能詩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自嗣主以來常欲
脫去机務游泳澹寂以保社稷不獲其已而聰悟迷
惑濶于聽斷故多為左右所沮東征西討出不由衷
刑辜戮毒于怨是致號令無法長惡稔愆喪師虛國
自已而作及周師我臣顧然無備神精不備若無所
指先主願命之誦徒虛語爾葬子贖請不備若無所
是血于割地愧作藩臣情慮荒悖不能自懋遂議遷
都遁強趣弱亦叔世季年實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
自安將宴百寮于殿上忽見故太傅宋齊立自陞而
趨進遂惡之入而得疾數日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
于賢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王將受吳禪有善相
者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指齊王景達曰此
雖不及于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令相嗣主相者
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立常欲禪
位景達與宋齊立既不獲後果喪淮甸而國幾止矣

後景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壽終

江南野史卷三

螺川龍哀撰

後主 宜春王

後主名昱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為嗣主第六

子太子冀同母弟幼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遷神

武軍都虞候沿江巡撫因獵于野時周世宗怒不割

淮南地帥衆將渡江征達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

後主與衆獵焉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

聞之因立為後以吳王叅政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

太子監國嗣主殂遂即偽位尊母鍾氏為太后立妃

周氏為皇后封諸弟為王百官偕加職罷諸郡屯田
歸州縣委所屬軍簿與常賦俱征隨所租入十分錫
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無
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乾德二
年始用鉄錢以十當銅之一初嗣主即位征伐頻起
先主德昌泉布既竭遂議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
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幾
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沉雖嚴禁不止至是有
鉄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之民復盜鑄
諸國之犯者亦遠別民懼之遂寤而不止又先主世

不槩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于官廩受鹽二
斤謂之塩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尅淮南塩貨遂艱官
無可支至今輸之猶為定制以林仁肇為南都留守
守南昌 冬建州節度使陳晦卒時後主因恤政務
曉于禁中卧聽内道場童行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
與荆度為僧而童子姦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
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于是普度焉是歲十月二日
後主納國開寶三年 冬後主因校獵于青龍山還
大理寺親錄囚繫多獲原宥給事中蕭傑中書侍郎

韓熙載等彈奏稱獄訟必申有司因國之中非車駕
所宜至請省司罰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三年
夏太白日見至秋方沒又二日相觸時人以視見之
是歲韓熙載卒天王使至諷後主入朝呈不應詔初
流言共謂北使竊伺後主匡餞至船必載之北度自
是後主惧不敢登使者船秋撫州齊王景達卒遣弟
宜春王從謙入朝京師冬有商人上密事請竊往江
陵焚燒北朝所造樓船戰艦數千艘乞割符驗後主
惧事泄不敢聽于是商人遁去下令貶損制度下書
稱教改中書省為左右內府尚書為會府御史臺
為司憲府翰林為弘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詔
為郡公初臺閣殿各有鳴吻自乾德後天王使至則
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留守南昌尹
林仁肇卒遇鴆也誅內史舍人潘佑戶部侍郎李平
以侍衛親軍都虞侯申令堅為吉州刺史六年遣次
弟鄧王從益朝京師尋遣回諭後主入朝六年冬王
師濟江寇池州以天德軍都虞侯杜真師師禦之敗
績于當塗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牘籍
稱甲戌歲募民獻納緜粟以裨國用而署之以爵秩
時獻者頗多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于境

內八年春有彗星孛于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
時謂之掃星迨曉至亭午短如帚焉城將陷沒越人
攻卅徒命同德軍都虞侯盧絳督舟師出援之是歲
閔氏為司徒初先主之世既為量民田以奠科賦自
二緣以上家出一卒號為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
一卒謂之新生擬軍至民間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
卒謂之新擬軍又于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
團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之將校董之又嗣
主之世許諸郡民刻競渡船每至端午官給練俾兩

兩較其數最考者加以見統謂之打票皆指其名義
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率民間傭奴釐增計之義

勇軍又募豪民皆自備緣帛軍服兵器招集無賴止
命輩謂之自在軍民應之者益多矣王師圍急乃竊
降蠟書招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執者謂之排門軍凡
十三等名遣赴邊境及登城把守建康城陷方罷婦
農其將校起發入京師數年放還鄉里夏誅神衛統
軍都虞侯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自潯陽
湖口帥水陸諸軍將校援建康進次虎罇洲與王師
合戰衆皆潰令贇死之初後主以大兵圍近歷年百
姓疫死士卒乏食俾陳喬作降款與太子出降使行

人與約詰旦至午未決尋城陷都招討使曹彬既入
後主出拜于宮門彬曰何故負約後主無辭唯言人
心不一故也遂令左右奉璽綬上彬彬復命後主作
書委諭諸郡令以城歸順唯江州不從其裨將胡則
殺刺史監軍使遂據城叛先鋒曹翰帥衆攻之師老
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陷遂屠其城王師既入建康
唯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數層高可十餘丈梁
時為瓦棺閣豪民富商之家避難于上迨千餘人為
越人所焚一旦而熄彬乃使監守後主与二弟太子
而下登舟赴關百司官屬並使將發號泣歸詢
于水陸既行後主于舟中泣數行下命筆能歸詢
云江南江北旧家鄉三十年来夢一場吳苑宮門冷
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
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既至汴
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
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
登之拳而禮歎念久之散施衣物縵帛至京師乃
向縛銜壁群臣與視以見太祖太祖以後主拒命勞
師然念稱藩入貢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与臣寮素
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汝為江南國主已乎

昱見左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慄久之不能對尋命赦
罪賜冠帶遣就館封遠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

太宗登極改封隴西公太興平國三年秋後主因疾

上宣翰林醫視藥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而殂在偽

位十五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給賜舍祿弥

厚中使護喪事初後主既遠朝旨拒命不行嘗謂人

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親駕士卒背城一

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

鬼 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

必無其志渠能如是 然從主自少俊適喜釋儒學工詩能屬文曉音律

姿儀風雅舉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死

不悟常于禁中署僧尼寺宇中常所聚徒數百人朝

退与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轉誦佛書手不暫釋拜跪

頓首再為治之其手不抄乃學佛握印而行百官士

庶則而效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萬餘親

給廩米帑藏繒帛以供之常台募有道士為僧者与

之二金往乞貪苟而為者僧犯姦有司其牘還俗後

主乃曰僧人姦淫本圖還俗今若從之是縱其欲勒

令禮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聞之陰選少年有經業

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出世号为小長
老朝夕與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又說令
廣施利梵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讓其
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
淑恍兵機守禦之謀慌然而弛困廩漸虛財用益竭
又使後主于牛頭山大起蘭若僅千間聚徒千衆旦
暮設菜食元非異方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日再具
謂之折倒時議謂折倒為翌日識及大兵至後為營
署北朝又伴僧于采石磯下卓菴自云少而草衣木
食後主使費供獻詳為不受乃舍菴穴及壘石為塔
灌教區高迤數丈而夜壘水面及王師寇池州而
梁遂至繫于塔穴且渡南北不差毫釐師徒合圍乃
召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搖退之于是登城
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念誦救
苦觀音菩薩滿城涕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
死者衆後主復使言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結勳之
後方疑無驗乃鳩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千表乞披
堅執銳出城鬪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法宰相
馮說吏部尚書徐鉉之徒但順非文過尸祿希旨曾
不一言諫諍坐待王師陰伺敗亡隨作係虜韓熙載

諛佞苟容嘗上疏云諸佛慈悲尚容悔過言多此類
任成禍胎見危是幸迨盧絳出水戰生獲禰枝及甲
士百人其枝身狀魁岸容貌甚武將見後主或告之
曰若對官家善為詞說必免其禍枝乃抗聲彼則一
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嗟而不拜後主喜而且懼因
問北師中似汝輩者幾對曰國主若悟誠宜趨降為
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為魚肉如吾
輩者幾萬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久之令出為閭
人所刺乃大呼曰死不得其地矣餘甲士皆重傷後

佛慈悲好生惡殺國第無以類報觀輪胎白城籍地

師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迨旦皆割滅而至後主喜之
賞賜有加于是再遣之而不復至矣後主不知賊取
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虛實之狀皆被測之諸郡
有斷死獄者當先奏牘既詳覆無疑乃于佛前炷香
藝燈以達旦為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則貸死富商
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內人竊續之而獲宥者多
矣其為人朦昧若此不亡何矣初北朝兵將與吉州
子城上有神見頭如車輪額上有珠光燦如月軍民
皆着教日而沒今俗呼為天王樓又建康城外沿江

排大樓航皆有將軍之號忽一艘且吼如人聞于十
數里後主乃降杖決之又見鳧雁自北而飛迨千群
至城側叫嘯悲鳴遺糞于城屋及女牆上皆白而臭
月餘乃止城中士庶衣碧服染時須經宿露則愈鮮
時呼之為天水碧廬陵曾氏將娶婦忽化為女後嫁
之生子焉又有海鱗形如大堤長數十丈至于潯陽
值冬水涸不能旋每噓鳴水自腦而出或云海神
取其珠矣迨死人食其肉多者至卒以肋骨為橋脊
骨為臼鱗者鯉之類也既死則國亡其怪識多若是

是之君臣皆顯蒙不悟其失
宜春王從譙嗣主第九子後主之母弟結而聰情好

學有文詞未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于苑中與宰
相奕而從謙侍側嗣主命之賦觀碁詩從謙乃命筆
立賦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
各有心情強終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筭机務處滄溟
想未深嗣主覽之驚嘆令頒示百寮以為規誡士流
爭寫紙價動于建康及後主嗣立封王開寶中天王
詔後主入朝昱未行乃遣從謙奉朝貢既至敷奏無
失禮節太祖優恩封之為克王賜第宅錫賚頗厚
恩及藩戚未幾侍上從容謂之曰卿可貽書與國主

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毫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請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朝寔千載一遇必須奉詔 太祖因賜酒食繒帛而罷及從謙為書使至建康論以上意而後主為陳喬等所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從主入朝 太宗詰以不從：謙之旨拒命勞師從主懼乃偽對以不聞其命 太宗怒遂降從謙于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貶損妃御不存默然不自安遂卧疾而卒初從謙奉使宮口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無以為計每聞使至必避之而哭其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從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來宮中後主見其美姿容乃納之前后疾將殛忽見后入乃問妹：幾時至宮來后時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實對曰既數日矣后怒遂面壁而卧至死不顧后既殂常入禁中至納為后乃成禮而已將納練後主令交鸞被以繒練使銜書極于侈靡及親迎民庶觀者咸登于屋有墜瓦而死其久燕群臣韓熙載而降皆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謹自是士庶婚姻寔成風俗及後主封違命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三

江南野史卷四

螺川龍袞撰

宋齊丘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塗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與南昌人鍾傳同起于草野唐王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高平王以誠為副使卒于任所齊丘因是以為故里焉齊丘少孤好學為文其体頗質朴而無師授遂游學于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于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救其涯涘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饒洞

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日議庶政乃使人于淮上延接北土歸義士大夫孫忌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諸腹中故人莫不樂為之用齊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會英傑言聽謀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于斯為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入九華山下卜居退身表乞致仕吳主累召乃教表堅讓略曰昔高宗之夢傳說西伯之獲非熊况臣築岩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弥重宜居山野云云時嗣主已為大將軍先主使賫吳王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勉弥留旬月然後乃起防備齊子卿和鼓既進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遷備身平章事先主使望崇重基構弥隆因謀為禪代乃請先主移鎮金陵以基王業交結鄰好綏悅守宰廣覃恩施撫緝遠迹輔元子觀其間隙以待時靖于是從之然吳主恭默勞謙人心未殆而宮禁之內嬪御貴戚聲歎嘖執之微齊丘莫不知之以陰聞建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曰孤克已雖勤為下所奉然為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求為一田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下教行齊丘聞之乃還建康議還都金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宮未

幾使諷吳主禪位先主既膺禪位齊丘復請歸姓以
紹唐統真德威四方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國
步既安因表罷相庶崇止足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
度使既至乃召故老親屬與叙情舊飲宴弥厚溥沾
餽遺乃改其故里為愛親里坊為衣錦坊更易弊政
補緝群條庶民便利莫不榮之迨先主篤疾詔還受
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太傅以右前官相之嗣主
襟量仁懦言幾玩狎恭已無法大失統御或深居宮
禁全忘宵旰齊丘每犯顏諫止陳以昧旦之道馭朽
之危又欲稍杜慢傳位於太弟行是上疏論先主制
立之艱憂勤之重狂諫不從未幾以為浙西節度使
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儒流雅士韓熙載
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為少主所用嗣主
顧眄頗見慢色齊丘知之求罷其政但奉朝請而已
既哀慕自負勲旧不能折節降身隨時容衆為鍾謨
常夢錫江文蔚蕭儼承非順旨尤生謗瀆乃歎曰鳥
盡兔死則予歲大烹矣因表乞歸九華旧居嗣主与
左右皆以為詐徵要君上乃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
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主命齊王景達就詔与
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六年又出鎮洪州九年

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十三年周師
入淮向詔還謀難始齊丘賜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
以干戈為戲屢征閩達復討湘沅外之師旅內竭帑
歲因用軍器宕然虛匱淮甸疆境弃如土芥養老乞
言以為迂典諮詢謀 恥而不行周師暴至遂失脩
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
齊立聞之曰斯乃蹴踘射括之徒烏能總眾以禦勦
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召還彥貞聞
之狼狽而行未幾果沒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

齊立聞之曰斯乃蹴踘射括之徒烏能總眾以禦勦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召還彥貞聞之狼狽而行未幾果沒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

欲從脫國務放心雲鶴無思寄託恨未得人時陳覺
李徵古等常見親密因順旨而言齊丘先朝夙老論
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國事俾繼伊旦陛下暫輟
萬幾高宴深宮俟睿德隆寧歸政何晚又會鍾謨返
註稱世宗曰朕与江南分義既定然宋齊丘不死殆
難保其久永合朝順非遂成罅隙因是貶殺覺等時
齊丘不知其旨乃見艦艦舟詔入遣歸九華既至遂
絕糧七日而卒齊丘昔常著啟云至于千懇萬端只
為饑寒兩字人見其死謂之自識齊丘所薦進者惟

能先萌未兆智策宏遠才堪致化理能易俗与已合
志同方者乃授拔擢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廷
豈以尋章摘句戕賊經史殘剥古人之詞為文士者
哉故齊丘之學天才縱逸穎出群彙混然而得非耗
蠹前修而為之辭至如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
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十餘篇頗幾于道家凡
凡建碑碣皆齊丘之文命翰熙載八兮書之熙載嘗
以紙實其鼻或問之故荅曰其文穢而且臭時見謗
誹多此之類齊丘常与先主議選官媮雜以珠貝羅
綺使之之每上通契丹國復原歸德在津滬

光使至辱幣遣還迨至淮北乃使人歸書德在津滬
費琛以為報聘虜主不知謂北朝殺已之使因漸構
隙前後如是者數四于是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衝
晉少主与之抗礼遂入梁園遣使台江南与之會醮
嗣主謙抑辭而不行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
連并寇与我為仇勾引契丹至今未已皆齊丘之始
謀也或云虜母青媛乃江南之嬪且嘗嗣主懦躁輕
肆失言陳覺之徒諂諛率尔詭對不能慎其枢机禍
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誠協謀復會鍾謹蓬蔞諛
慝交亂康君九華之墳未草謨亦結誅蕭儼以蒙替

無文聽而復許江文蔚辭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
以悻箔之內孫難不修韓熙載淫而無行縱誕不持
豈能和奕識幾立功定業當齊丘秉政蒞任皆斥腐
儒齷生身夸行穢故不大用位已崇峻由是咳于頰
顛背憎面譖群詮黨議千古百辟加之齊丘性度不
能洪緯襟器斗臂苟不附已莫之容忍汪台符譏其
名字潛沉深淵初鎮南昌日有故識慢言致之大辟
乃榜其尸曰毀辱先皇謗訕今上亂臣賊子宜弃市
朝斯亦孔子所謂管仲之器小我初因九華乃命筆
作老牛歌以詠為忌者所匿於傳斯人也將死謂人
曰吾昔幽囚楊氏于秦州一無所折吾之罪也然今
一死故無所恨遂自縊而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世
而亡

螺川龍袞撰

孫忌 劉仁瞻 陳海 鍾謨 朱元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

梁主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江北方召募河南仕人忌

因之署為著作即直史館莊宗滅梁隨落都下迨

明宗嗣位以莊宗藩漢馬步使朱守殷出鎮汴州辟

忌為判官遷負外郎守殷猜之不能自安忌因說

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城陷守殷伏誅忌乃窘迫

落髮為桑門將止淮南時圖像索之頗急至正陽木

濟追騎適至起之忌乃坐岸偽捫虱嗤蟻追者愕視
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于
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
喏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
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蓄髮冠帶後從先主渡
江署節度巡官弥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迄夕与徐
玠同裨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詞聲順優宛
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辨詞說泛濫常為宋齊
丘所忘悼逆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
事与馬延巳俱相頗有志于兼取富庶據險俟時
已下湖南志向嗣主楚國凡弟自取賤職據險俟時
使之困瘁且欲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
自安緝莫患有衡滯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尔延巳
狠愎不識大体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遷
錫棄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內狗穢
鷄樹鳳池棲集鳧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
師攻淮南劉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瞻固守壽春嗣
主惧遣忌与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
和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
為界朝議不從毅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

濟追騎適至起之忌乃坐岸偽捫蟲噬蟻追者睥睨
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于
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
喏之忌端然不荅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
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蓄髮冠帶後從先主渡
江署節度巡官祿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迄夕与徐
玠同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詞聲順優宛
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辨詞說泛濫常為宋齊
丘所忌憚迨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
事与馬延已俱相顯有志于權勢富賤變精險俟將
已下湖南忘白嗣主楚驍凡種自賜賤變精險俟將
使之困瘁且欲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
自安緝翼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尔廷已
狠愎不識大体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遷
錫棄城而走忌鄙廷已謂人曰玉卮象甌盛內狗穢
鷄樹鳳池棲集鳧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
師攻淮甸劉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贍固守壽春嗣
主惧遣忌与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
和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
為界朝議不從毅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賈朱元等

濟追騎適至起之忌乃坐岸偽捫蝨嚙蟻追者睥睨
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邸翹坐先主常使親信于
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
喏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
下優容禮問忌以實對遂令蓄髮冠帶後從先主渡
江署節度巡官弥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迄夕与徐
玠同裨禪代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文詞豐順優宛
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口辨詞說泛濫常為宋齊
丘所忌悼迨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遷右僕射平章
事与馮延巳俱相頗有志于雍熙而福祿難期陳休壽
已下湖南忘白嗣主楚國凡雍熙而福祿難期陳休壽
使之困瘁且欲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授劉言使
自安緝冀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尔延巳
狠愎不識大体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
錫棄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玉卮象甌盛內狗穢
鷄樹鳳池棲集鳧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
師攻淮南劉彥貞等全軍陷沒劉仁贍固守壽春嗣
主惧遣忌与王崇質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
和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
為界朝議不從毅德明遣齊王景達陳覺朱元等

援壽春與周人屢戰會朱元叛軍遂遁仁瞻堅守
下世宗怒江南失約遂劾忌責之及詔江南事實忌
對以兵甲尚強宋齊丘良相也乃致忌于樓車令呼
仁瞻趨降忌知終無生還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
城下乃大呼曰劉仁瞻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即
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效死立忠無為降虜使
我羞于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怒殺
之將即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忘主恩謹以死
謝遂斬之忌家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娶婦高氏乃
燕公餅之少女先子有隨歸子李紹慶嗣主憂失
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公

劉仁瞻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小
將性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于色總令兵士嚴而
不殘有良將之才出典郡符鄆治無滯有政績能名
軍民樂其仁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侯常直宿衛復
出鎮江夏長沙之後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
甚見親任保大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
使秦罷冬月沿淮把淺屯戍饋糧仁瞻奏以邊禁境
倘禦廢弛乞分重兵以防不虞未報周師景至城中
將校軍吏皆撓惧不知所措仁瞻按行城壘分兵

授守據要衝視如閑隙衆心遂定劉彥貞援兵既至
將迨周師仁瞻固止之曰北人奸詐恐其設伏故宜
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曰
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敵恥也不追則貽患于
是奮行果為所敗自是群下服其料敵各出死力以
聽任使之命周世宗師衆四面攻擊仁瞻走吾拒守
經年不能下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斬獲數千級北
人大懼又表邊鎬代已守城自帥兵決戰真得定表
嗣主畏懦惟加撫諭不從其表因惧恚而疾其子謀
反遂命立所監軍使周麟煥以傲曠疎濬斬麟煥城
世宗樓車載得忌于城下大呼傲曠疎濬斬麟煥城
墮劫死立忠無為降虜使我羞于地下于是士卒聞
之心堅鉄石仁瞻猿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親
臨城下坐帷中觀戰士攻城仁瞻自城上射之矢去
御座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白
一箭射殺一天子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
牀坐于墜箭之上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瞻知之
因捐弓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也
吾世受國恩兄弟門列榮戰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打
敵寧靜邊境貽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

執戈與諸君背城血戰死于旗數之下乃吾之分終
不以大夫大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駕亦
起仁時疾終加不能但事副使孫羽等懼不能謀遂
以城降世宗嘉世宗果使孫羽自慰諭授以節鎮之
任仁時不以手指口而卒時日陰暗天雨黃沙士
卒聞之莫不為之銜泣而哭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
死也何川上為自創者數十人初仁時歲久不克世
宗城非北為嘉州古仁時死乃以故城為壽春縣君
子以仁時曰子仲之雄新當矢石而不懼予觀自
古帝王之將者一人而已矣
太祖太宗躬親元戎
而諸將皆自可憐予不勝悲未逾月而淮上兵延
此將上軍之將也與用年乃其良將又為教之
陳晦者是為人之而問其能復父母之小字
何鐵為之勇果是而任使任至裨將軍中壯之呼為
陳鐵諸軍聞建州晦每出戰前鋒懼之難與為敵及
賊高為王軍討之軍所獲將釋縛斬之自踰出于群
眾執者不能制也予乃查文徽軍中文徽素
知其驍壯者以為小將伴領其舊部招集亡叛復與
潘承佑為于嗣主以為劍州刺史及征福州李義誨
為前鋒大破其將馬先進之眾遂遷建州節度使

鎮遼境復有吏幹兼治農軍民化服及周師入淮甸
海遣長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于壽春諸將戰多不
利喪失師徒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
之日獨賞其軍旌之為百勝授以和州刺史德誠自
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為郡有政績故海之爵
位累至同平章事在鎮十數年多薦儒學甄升將校
時議多之因疾求罷後主召至建康親臨其第視問
慰勞即日而卒

鍾謨會稽人徙居建安博學喜為文章嗣主愛之遷
自末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郎中為人諂諛佞媚反
覆難信復多妬忌及使為周世宗所善使歸諭旨乃
擅自益加諸潤色常以蘧篠為陳覺所排少与李德
明親友頗怒覺等樹黨救之固求北使覆驗覺言
續之事往來數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貶
殺覺等累加元老自謨之始也時議以嗣主使鍾謨
覆實而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殺鍾謨也及遣礼部侍
郎知當事主昔之在多換其毅權勢危峻克剝侵官
百司之務多出于己李德明之死唐鏞預其謀至是
鏞惧不自安會信州刺史張壘入衛謨素与善每詣
謨第輒屏左右而語或至夜分鏞知其因構之及太

子真卒子幼從嘉乃真同母弟當立讓與第七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昏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從嘉志德俱涼非社稷之寄盛稱從善器度崇偉真神人之主嗣主由是稍怒不已遂于饒州尋殺之讓始殺陳覺迨唐鑑 謨罪亦見誅不亦可乎

朱元者蒲津人在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周太祖輔少主將禪代守貞不從太祖帥師圍之急乃使元洎李平奉表來乞師嗣主以某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劉彥貞查文徽魏岑等將兵救之聞其城陷而守貞自焚乃班師因是署元以文資與平累遷至尚書郎及周師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遁時元帥萬餘衆克平舒州會元帥齊王景達與監軍陳覺有隙疑其將叛遂密表請遣元詣濠州議事元聞命恐為覺所害將叛其裨將時廷厚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將戰遂以所部降于世宗于是諸軍大潰景達陳覺亦奔還嗣主怒議斬元妻子妻乃查文徽之女文徽屢表雪之誠懇懇切嗣主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殺查家女文徽乃無辭世宗以所叛之衆別作一營以元為蔡州刺史

江南野史卷五

